



墨宝非宝

First love



Mobao Feibao
works



轻易靠近

墨宝非宝
作品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
10001 南京 凤凰城

轻易靠近

墨宝非宝
作品

• • • • •

Wuhan Fiction
WORKS

First love
爱你如初 | 深情不离

这么多年，这么多人，从西藏、吉隆坡，到香港、柬埔寨，我一直以为和你隔着很多东西，却在渐行渐远时，才真正明白，答案自始至终都很单纯：“你是否爱我？如果爱，是否足够爱我？”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轻易靠近 / 墨宝非宝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627-3

I. ①轻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8680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轻易靠近 |
| 作 者 | 墨宝非宝 |
| 选题策划 | 花火工作室(长沙) |
| 出版统筹 | 黄小初 邹立勋 |
| 责任编辑 | 胡小河 姚 丽 |
| 文字编辑 | 刘 蓓 |
| 责任监制 | 刘 巍 江伟明 |
| 封面设计 | 设计装帧粉粉猫 |
| 出版发行 |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集团地址 |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|
| 集团网址 | http://www.ppm.cn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258 千字 |
| 印 张 | 10 |
| 版 次 | 2014年10月第1版,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399-7627-3 |
| 定 价 | 26.80 元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轻易靠近

目录

CONTENTS

01 楔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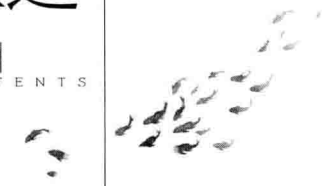
012 第一章 西藏的偶遇

048 第三章 左右两个人

081 第五章 我最爱的你

115 第七章 没那么简单

149 第九章 人群中错过



楔子 /001

第一章 西藏的偶遇 /012

第三章 左右两个人 /048

第五章 我最爱的你 /081

第七章 没那么简单 /115

第九章 人群中错过 /149

第二章 意外的辞职 /029

第四章 马来的盛夏 /064

第六章 隐隐的不安 /098

第八章 有多少人 /132

第十章 渐行却渐远 /166

轻易靠近

目录

CONTENTS

CONTENTS

• • •
• • •
• • •



第十一章 左岸的重逢 /182

第十二章 物是人已非 /199

第十三章 有多么宠爱 /216

第十四章 其实我爱你 /233

第十五章 瓦解的誓言 /250

第十六章 一人的成全 /266

第十七章 时光的馈赠 /281

第十八章 我和他的一辈子 /287

番外 宁夏 /294

剧组人员采访实录 /304

后记 天地间，你就是奇迹 /308

楔子

今天是许家老爷子大寿，还是老规矩，在家里吃，没外人。

她到了许家的小院门外，略定了心神，才伸手去按门铃。门是被老阿姨打开的，意外地，竟没有热闹的气氛，反倒是安静得有些吓人。

她征询地看了眼老阿姨：“怎么这么安静？”

“老爷子正在气头上呢。”

进了一楼，玄关的鞋柜旁已经摆了不少双鞋，她略扫一眼就知道许南征已经来了。估摸着又是他冲了老爷子的脾气，这种日子，竟还招惹这个近百岁的老头子大发雷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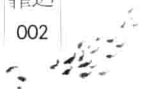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不是在书房？”

阿姨仔细地把她的鞋放好：“嗯，在二楼书房，就爷孙两个人，已经半个小时了。”

单独谈话已经很严重了。

好像上一次还是在自己高中时，他放弃读博的机会，要去上海开公司。

那时候也是这样，爷孙两个独自在书房待了一个下午，最后他出来时只拍着她的肩说：“小丫头，我要去上海了。”因为他这一句话，



她放弃了去清华的志愿，一门心思想到了上海。

上了二楼，从沙发到独椅，再到露台外，足足聚了二十几个人。

气氛格外凝重，有人低声不咸不淡地交谈着，大多不苟言笑。其实她早就习惯了，许家历代军人，这一辈除了许南征和还在念高中的堂弟堂妹，都无一例外是军装裹身。这样家庭出来的人，说话都是一个调子，就连还在军校的堂弟也是这样。

直到跟着许妈妈进了厨房，她才低声问：“这次又是为什么惹爷爷这么生气？”

许妈妈洗了手，亲自去泡了茶：“外边很多闲言碎语，传进院里很难听，老爷子本来听着就心情不好，正好今天有不少人来祝寿，私下里多少都问了句，要不要帮南南什么的。其实老部下都是好心，可老爷子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肯定是要面子，哪儿受得了这种话。”

萧余颌首，示意自己明白。这几天的报道是太凶了。

许南征的3GR网站财报出来没几天，网上就传遍了。下半年整整亏损了十七个亿，几乎是去年的八九倍，更有传闻说3GR马上就要在纳斯达克退市，自然有很多难听的话。

就连自己助理都在茶水间讲八卦讲得很兴奋，说什么估计3GR一倒闭，互联网界要震荡了。

她端着茶盘走到书房门口，凝神听里边的动静，似乎没声音，敲了几下门，依旧没反应。到最后她也只能硬着头皮，开了口：“爷爷，我是笑笑啊，给您祝寿来了。”

话说完，里边依旧没动静。

她真没了主意，回头想要征询意见，才看到客厅里阳台上的人都有些沉默，似乎也不知该怎么办。萧余端着茶盘，正进退两难时，里边终于回了话：“进来吧。”

听见这话，她才算是松了口气，小心地推开了门。

老爷子因为眼神不好，平时都喜欢开大灯。今天却只开了一盏壁灯，黄色光线渗入房间的每个角落，让人莫名紧张。锃亮的红木椅上，老人家端坐着，一只手很用力地握着拐杖，一只手还在不停地翻着桌上的报纸。

许南征用一种很恭敬的姿势立在老人身前，从肩到脚踝几乎垂成了一条直线。每次都是这样，自己几岁时就看见近十岁的他站这种规整的军姿，如今过了三十还是如此。

直到她放下茶盘，老人家才忽然问：“笑笑啊，看过南南的新闻没有？”

“看过，”她轻描淡写道，“都是胡说的，您可不能都信。”

其实早在一个星期前，他堂弟许远航就事先跟她提过这件事。那时她还在新疆拍汽车广告，呼呼的风将脸刮得生疼，脸上的丝巾被吹得扬起来。许远航在电话那头说得绘声绘色，她都忘了去伸手拉住遮脸的丝巾，直到电话挂断，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。

听到这种消息，她不是不害怕。

当天晚上就和老板请假，坐最早的航班回了北京，可一到首都机场又犹豫了。自己什么也帮不到，什么也做不了，去他公司也只是添麻烦而已。

也就是这样，足足徘徊了一个星期，也没去他公司看一眼。

老人家淡淡地说了句：“不能尽信，也不能不信。”

长辈开口，从来没有小辈说话反驳的道理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自小许南征被罚，都是她出来缓解气氛，也不过是仗着她不是许家人。

“爷爷，今天可是您大寿，屋外头叔叔阿姨都等着呢。当初我刚工作时，您还特地叮嘱我不能做骗人的广告，其实广告和新闻报道差不多，您别看都写得正经，没多少能真信的。”

她说完，蹲在了矮桌前，端了杯茶递给爷爷：“前几年我大学一

个师兄结婚，当天就有报纸整版写‘北京初降瑞雪，新人冒雪结婚’，其实就是他们家安排的，找了个新闻点，让两人结婚照登了报，讨个彩头而已。”

老人家深叹了口气，接过茶杯：“我那些儿子媳妇怎么不敢进来？每次都让你进来劝？”

萧余暗自腹诽，什么叫炮灰命？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
她三言两语说什么自己也是舍不得爷爷生气，又打着哈哈，说千里迢迢从祖国宝岛赶回来祝寿，可不想就这么饿着肚子回去了之类的话。

绞尽脑汁，哄了足足十分钟，才算换了老人家的笑。

也因为这个插曲，整顿饭大家都食不知味。

规矩是自小就有的，食不言寝不语。除了许爷爷偶尔抬头说：“笑笑多吃些，还是这么瘦。”一大桌子人，好几十盘菜，明明是难得的家庭聚餐，却没人敢出声说话。除了两个老阿姨不停地替换着热菜，就只有筷子碰碗的声响。

直到晚饭过后，许家那两个还在读高中的孙子辈才吵闹了些，不停地祝着寿，萧余又趁机拿出给爷爷的寿礼，赢得了一片刻意的夸赞。如此热闹了好一会儿，老爷子才笑着进屋睡了。

她这才算是真松了口气。

这一关算是过去了，接下来就看许南征的了。

下楼时，正有两辆车从楼前开走。灯光交错着，在夜色中划过几道刺眼的光，她用手臂挡着眼睛，扫了眼四周，才看到许南征的车还在。

车门边站着许远航，似乎在探头和里边的人说什么。

她犹豫着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，问候下他公司的状况。可又觉得那些报道已经很详细了，再问什么也不过是客套话，就在徘徊时，许远航已经回头看到了她，轻吹了声口哨：“我走了啊，我哥说要送你。”

视线落到车里，能看到许南征在接电话，食指很慢慢地叩着方向盘，听了很久，才很慢地说了句：“没有退路了。”

男性的低沉声音，带了些疲惫。这还是今晚他头次开口说话。

她看了眼许远航，用口型小心翼翼地问了句：“没大事吧？”

许远航耸肩，也无声回了句：“自己问他。”

她蹙眉：“我怕他。”

许远航摊手：“一辈子的冤家。”

她郁闷地看他，狠狠踢了他一脚。

许远航疼得龇牙咧嘴的，扬起拳头对她晃了晃：“死丫头。”

车里人还在接电话，却忽然敲了下车窗，示意萧余上车。

她没敢耽搁，又狠狠补了一脚，立刻绕到副驾驶座那边上了车。

刚关上车门，许南征就已经挂了电话，对许远航说：“家里人问你什么都注意点儿，别什么都说，听见没有？”

许远航嘿嘿一笑：“老哥，有些事儿我懂，可有些事儿还真不知道怎么说。”

许南征从口袋里摸出烟盒，衔了一支在嘴里，含糊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那天你妈偷偷问过我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孩从网上看到了你的爆料帖，里面直接有人问3GR的老总有几个老婆，据说有人言之凿凿地说背景这么深，早有好几个了。你看看，你妈都急了，管他领没领证，怎么也要带回来一个过过场吧？”

还真是找死。萧余装作没听见，随手调着电台。

“我倒也想呢，”许南征嗤地笑了一声，“这一年都住在公司，连家都没时间回，还有空养好几个老婆？”

“问我时我还真说了，估摸着金屋藏娇总有几个，”许远航说得绘声绘色，“长发的，短发的，我倒都见过，可都没笑笑好看。”

她手顿了下，立刻扬起拳头，对许远航狠狠挥舞着：“死小子。”

许远航笑得隐晦，刚想再添油加醋说两句，却见许南征已经随手

把领带解到了胸口，慢悠悠地说了句：“够了啊，”那墨色沉沉的眼底，没有任何笑，“下次再拿笑笑说事儿，把你拎到护城河沉了。”

车外的人依旧嬉皮笑脸，趴在车窗上还想再逗贫，许南征已经踩下油门，嗡的一声开了出去。许远航险些被他带得摔在地上，趔趄了下，三分带笑着吼道：“全北京城就属护城河最脏，老哥你也太够意思了！”

直到开出院门口，两个人依旧没有说话。车内空调温度被调得极低，这是他十几年的习惯，永远保持清醒的备战状态。萧余只觉得冷，将包抱在怀里，稍许让自己暖和了一些。许南征不说话，她也只好随手调着电台，正是晚间时段，大多数是点歌娱乐节目，调了一圈回来依旧停在了点歌的调频。

不知是谁点了首莫文蔚的老歌。

那个黑发黑眼的慵懒女子，总用淡淡的鼻音来演绎歌曲，略带温馨，却又有些莫名的心酸。

她终于忍不住，先开了口：“很严重吗？”

他没说话，只摇下了自己那一侧的车窗。风就这么灌进来，干燥的热气渗入到车内每个角落，吹得她头发乱飞，他却已经点了支烟，深吸了口，像是要一丝不剩地强压入肺里，才算是过瘾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微笑着回看她：“很严重。”

一贯如此的语气，仿佛不大在意，也不太上心。她甚至怀疑有天塌下来，他也是这句话。

他很快转移了话题：“刚才看你胃口不好，怎么，阿姨做的菜不合胃口了？”

她摇头：“没什么，估计下午吃得太晚，刚才还不觉得饿。”

其实晚饭时他也是这样，只迅速吃完自己碗里的米饭，却没吃一口菜。

忽然响起的铃声，打破了两人难得的交谈。

前面正好是绿灯，他边开车边用右手在身侧摸着蓝牙耳机。其实他的手已经离得很近了，却频频错过。萧余扫了眼驾驶座缝隙处的耳机，拿起来替他戴上。

他接电话时大多是沉默的，不喜欢多说话，如果真有重要的事，就会直接把下属都叫到公司开会。眼下也是这样的状态，他始终在听着，手指不停地敲着方向盘，像是在审视，又像是在思考权衡。

她只这么看着，就觉得整个心被他的手指牵动着，跳得很慢很慢。几近窒息地慢。

等许南征说完，她才继续未完的话题：“要不要先去吃东西？我有点儿饿了。”

他抬手看表：“没有时间了，今晚要开会，他们都在等我。”

她哦了声：“可我不想自己吃东西，你陪我吃完再去，也不会晚多少时间的。”

这话听着是在耍赖，其实她也不过是想让他休息一下。

走前许妈妈悄声嘱咐过她，许南征已经连着几天没睡了，让她想个办法缓解下他的情绪。睡觉是没可能了，可总要放松神经才好，哪怕吃点儿东西，听她闲扯两句外面风情也好。

许南征把胳膊伸出窗外，弹掉了很长一截的烟灰，笑着说：“笑笑，别胡闹。所有人都被召回公司了，明天再陪你吃夜宵。”

她无可奈何：“那我陪你过去吧？”

“好，如果饿了，也可以让秘书送你去吃饭。”他本来是要送她先回家，听她这么说也没吭声，直接拐到了另一条路上，直奔着东三环开去。

到楼下，他只扔给她一张门卡，便大步流星地往大厦里走。如此的架势，连门口值班的保安都被唬住了，犹犹豫豫着没敢上去拦，倒

是一伸手把跟在他身后的萧余挡了下来。

“哪家的？这么没规矩？”保安很不耐烦地抱怨。

“3GR。”她亮出门卡，深蓝的绳子上浅浅地印着无数个3GR。

“不是我为难你，”保安一听是这家公司，立刻软了声音，“这么晚都要先登记，丢了东西我就要卷铺盖走人了。”

她苦笑着接过笔，草草签了名字。

等她上楼时，许南征已经进了会议室。纵然自己和他关系再好，也不是3GR的人，就跟着秘书进了许南征的办公室。

这么多年，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，他的办公室始终一个样子。

桌上很干净，只摆着个相框，是早期创业员工的合照。照片里的他就如此坐在众人之间，撑着下巴看镜头，简单的牛仔裤、T恤衫，一张脸年轻得吓人。

书架上大多是外文原版书，还有土木工程的专业书。当初他在清华读的是土木系，要不是因为那场席卷全球的互联网浪潮，他也不会放弃继续读博的机会。

她随手拿了一本，翻到几乎要睡着时，忽然听见门响。

“笑笑。”

刘秘书自门口探头：“要不要吃些东西？”

她看了眼手表，已经四点了：“现在这个时间，附近应该没什么可以点餐的地方了吧？”

刘秘书叹了口气：“跟了许总五年，他的脾性我还不清楚？早就准备好速冻水饺了。”

又是速冻水饺啊！

当初在上海借住在许南征家时，她曾自发地学了几样菜，让宿舍那几个小妞吃得眼睛直冒光，从此，以蹭饭为最大乐趣。可到后来她才发现，这种手艺根本毫无用武之地。他永远是凌晨才回家，哪还有胃口吃那些色香味俱全的饭菜？

所以，她的一手好厨艺全便宜了那几个小姐，在家里却只能做些简单的东西。

熬粥，或是煮速冻食品。

没想到回了北京，他竟还是保持着这样的饮食需求。

结果为了喂饱会议室的人，两人足足拆了八袋水饺。

她一个堂堂客户总监已彻底沦为煮饭阿姨，看着锅底涌起的水泡，又一次将带冰的饺子扔了下去，顺便拿筷子拨弄了两下。

她正调着火时，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就随口问了句：“也不知道这些够不够，要不要再去便利店多买些？”有只手接过她手里的筷子：“估计不够，你面对的是群狼。”

本以为是刘秘书，却没料到是他这个工作狂。

他没回头，随手盖上锅盖，笑着说：“如果是狼，也是你逼的。跟着你这样的老板，即便不破产跳楼，也一定会过劳而死。”

他已经脱了西服，只穿着件黑色衬衫，脖子上还挂着公司的门卡，俨然一副 IT 好青年的架势：“好几年没吃你煮的饺子了，本想好好吃几个，全让他们抢了个干净。”

她哭笑不得：“人家为你卖命，你连饺子都舍不得给人吃？”

“舍得舍得，”他嘴里叼着一支烟，把锅直接端起来，就这么凑在炉子上吸了口，直到彻底点燃，才笑着说，“就是不舍得，也要做出老板的姿态，所以只能偷偷跑来抢占先机了。”

萧余被他逗得笑了起来。

看着他一会儿揭开锅盖，一会儿又拿筷子扒拉着饺子，她终于忍不住去抢筷子：“我说许总，你又不给我薪水又捣乱的，我可不管你了啊！”

许南征有意抬高了手臂，萧余伸手去抢，却因为穿着高跟鞋险些摔倒。他伸手先一步扶住她，萧余只得恨恨地收回手：“我不管了，

你自己煮吧！”

她在女人里不算是矮的，踩着高跟鞋已经逼近一米七五，在上海念书时几乎可以平视任何男人。可不知怎的，面对着他，却总要抬头说话，从小到大都像是被压迫一样。

岂料本该是很好的气氛，他却忽然收敛了笑意：“没想到这最后的晚餐，还是吃你煮的饺子。当初我在上海时，好像你也给我煮了次水饺，速冻的，那时候的饺子挺难吃的。”

那过分专注的眼中，似乎有那么一瞬的浮光。

她想看清时，许南征已经用筷子夹起一个，囫囵吞到嘴里：“好久没吃你煮的东西了，你多久没来看我了？”

萧余有意避开这个问题：“还没熟吧？”

“当年在上海天天住在一起，现在回了北京，反倒难得见上一面了。”他又夹起一个饺子，递到她嘴边，“熟了，味道还不错。”

她愣了下，才小心咬住水饺，就着他的手吃了下去。

他看她：“如何？”

这表情，坦荡得像是自己煮的一样。

萧余有些想笑，故意说：“还少一道水呢，半生不熟的。”

结果就这样陪了他整晚，当她走出公司电梯时，已是黎明破晓。

整个大厅空旷安静，还没有人走动。侧门边，昨晚进来时遇见的保安正在打瞌睡，头一点一点的，似是在清醒与睡梦中做着挣扎。

她在登记册上找到自己的名字。字迹潦草得吓人，像是在急着赶上什么，匆匆而就。

其实，她确实一直在追赶他的脚步，不止昨夜。

黑墨似乎是用完了，写下的字深深浅浅，看不分明。

她正想着要不要再重描一次，保安已经醒过来：“待了一夜啊？你们老板可真不人道，今天不用再上班了吧？”

她笑了下，随口道：“是啊！资本家压榨人。”

上班也倒轻松了，她是今天上午的航班，飞西藏，外景拍片。前几天制片还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休息，以免高原反应太厉害，可谁又能料到上飞机前一晚还是通宵？



那时，北京到西藏的航线，每天只有一班飞机。

飞机到成都双流机场转机时，萧余买了咖啡和蛋糕，坐下迅速连上网，翻看今天早上进来的邮件。网速不太好，邮件足足收了四分钟，服务员正好把咖啡和蛋糕端上来。乳白色的泡沫，上面还用糖浆勾出了半个心形，刚放在桌上时，晃动了一下。

她有些不耐烦地敲着键盘，只因为这么个心形，有了些莫名的烦躁。

“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”忽然听到有人问她。

萧余抬头，对上一个男人的笑脸，澄澈的眼，像是收纳了整个夏日的阳光。

她愣了下，才去扫了眼四周，果真都已经坐满了：“坐吧，反正就我一个人。”

那人坐下来，很快就拿出台电脑。因为是双人座位，桌子很小，完全被她占满了，以至于没了他放电脑的地方。可他似乎不大在意，把电脑放在了自己腿上，低头打字，倒弄得她有些不好意思，迅速喝完咖啡招呼服务员收拾桌子，合上电脑，才说：“我要走了，你可以把电脑放在桌上用。”